

准格尔召的夏天

◆叶梅



代的清洁能源逐渐取代煤炭的开采,同时引进现代农业科技,让乡村走向富裕。

二

准格尔召的夏天让人惊讶。惊讶的是这里并非江南,而是与沙漠相连的辽阔北疆,但见一片绿色中,除了星星点点的小花,还有一垄垄翠绿花瓣似的三叶草,青翠的长叶片菌草,甚至还有大片开着小黄花的小油菜。此外,一丛丛明黄的向日葵,赭色的茎秆,黄得鲜亮的葵花瓣就像跳动的火焰,呼应着炽热的阳光。不远处,几个大字竖立在田垄的尽头——“碳智创空间”,旁边的展板上又有一行小字:“准格尔旗绿色矿山建设”。

我被眼前的这一切所吸引,尤其是“绿色矿山”的示意,让人浮想联翩。在以往的印象中,矿山意味着裸露的龋牙咧嘴的石头,或乌黑的煤炭,高耸的烟囱,低矮的临时厂房,灰黄的凸凹不平的道路,一辆辆大型货车轰隆隆地来回不停,尘土飞扬,遮天蔽日……这“绿色矿山”指的是何处呢?既为矿山,何以有绿?

这样想着,便讨教当地的一位女镇长小杨,问绿色矿山在何处?能不能去看一看。小杨笑了,说:“咱们现在站的地方就是呀。”看着眼前一望无际的绿色田野,我一时不明白。小杨看出了我的疑惑,便领我走到一处稍高的土丘上,指着周围郁郁葱葱的树林和花草说:“从前这里就是准格尔最大的煤矿。”

我们站立的地方是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的一个镇,这个镇又叫准格尔召镇。准格尔在蒙古语里是“左翼”“左手”的意思。左翼,是相对鄂尔多斯市的位置而言,这地方与陕西、山西交界,也有“鸡鸣三省”之说。而“召”指的是寺庙。从前这里是一片水草肥美的草原,有一座四方闻名的寺庙始建于明代天启二年,明朝赐名秘宝寺,清政府赐名为宝堂寺。这寺庙建筑恢宏,间有精美的彩绘和雕塑,风格完美融合蒙汉藏三个民族的特点,还有与此辉映的白塔,如今为国家二级文物保护单位。准格尔旗同时具有丰富的煤炭资源及硫铁、白云岩、石英砂等矿藏,被称为“煤炭大旗”,而准格尔召正是旗里最重要的煤炭开采地,属地内布满了一家大型煤矿。

多年来的过度开采,使得煤矿附近的土地寸草不生,甚至被人形容为满目疮痍。附近的农牧民都叫苦不迭,一块块味道难闻的煤矸石和碎石散落在土地上,尤其在刮风下雨时,根本无法行走,有句话形容“长风唤起千层沙,张口就是灰土渣”。近年来,准格尔召人意识到再也不能这样挖下去了,思想意识首先复绿,接着便有了恢复生态、召唤绿色的行动。

然而,修复生态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一开始就得有资金的投入。我问小杨,钱从何处来?小杨说,准格尔召镇用多个村委会联合开办商贸公司(即村集体经济公司)的方式,启动“风光农牧林一体化”,助力从前的煤矿土地复垦复绿。

风光农牧林一体化指的是发展风电、光电、智慧农业、现代畜牧、特色养殖等,从长远看,就是要以现

小杨指着辽阔的原野上,一大片一大片仰面朝着太阳伸展的湛蓝色光伏板,说:“那就是光伏发电。”

猛一看,那些光伏板就像是一排排整齐的现代化工棚,再细看,却是很精巧地立在大地上,给这片古老的,曾经有过无数次征战、刀光剑影、战马嘶鸣的土地,抹上了浓浓的现代科技的气息。

而在那些提供清洁能源的光伏板下,则是采用物联网技术发展的智慧养殖业。这让我又一次感到惊讶。

物联网是指各类传感器和现有的互联网相互衔接的一个新技术,而在北疆辽阔的大地上已经开始使用。农牧业规模化已经打破了传统的想象,养牛放羊不再是一家一户一群牛羊,准格尔召的光伏板下是全新的“万牛”养殖基地,当地引入了特色牛种1万头,它们正在悠闲地吃草。几公里外的另一处光伏发电场,则将养殖几万只高原土鸡和几万只奶绵羊。当地人称之为“日光养鸡”“日光养羊”,这些优质动物的粪便成为最好的有机肥,用于蔬菜瓜果的种植,形成良好的智慧农业。

规划中,准格尔召还将新建温室大棚、冷棚100栋,在已完成的120亩次级林改造的基础上,2024年再完成500亩,栽种鸡心果、海红果、杏树等优良经济林树种2.5万株。

而今年以来,准格尔召镇政府通过与当地煤矿合作,光伏发电产生的绿电为煤矿使用,就为煤矿节约了近1500万元成本。在朝“双碳”目标的努力中,传统煤炭行业转型速度在不断加强,当地煤矿打算在2025年实现智能化开采,建成“智能煤矿”,实现采煤不见人的井工煤矿、产炭不排碳的露天煤矿,在智能绿色、减排降污、绿色零碳生产上日见成效,同时有机推动了周边绿色产业链以及乡村集体经济的延伸。

三

小杨自研究生毕业就在乡镇工作,转眼已十多年了,她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每天起早睡晚,忙了公事还得忙家务,夏季以来连续多日的劳累让这位1986年出生的副镇长身材瘦削,皮肤黝黑。她看上去衣着朴素,一头短发也没怎么打理,随意地披散着,但只要说起准格尔召的绿色田园,她的神色间就有按捺不住的激情和兴奋。

“要知道就在前几年,这里还是一个寸草不生的大坑,但现在变成了花园。”她说的没错,我们眼前平展展,长满了绿色植物的田野已经看不出曾有过的创痛。

为了实现绿色矿山与乡村振兴“两翼齐飞”,准格尔召镇上下一条心,小杨和她的同事们一天也没闲着。用当地人的话说,十根手指弹钢琴,一张蓝图绘到底,坚持以“零碳”产业闭环,推动万亩复垦区找到新的致富经,促进能源转型升级、煤矿治理2.0时代的后半篇锦绣画卷,迈出准格尔召“碳绿齐行”新路径。这几年,全镇累计绿化面积达4655公顷,苗木567万株,其中2023年绿化面积达628公顷,共种植各类苗木202万株。这都是小杨在内的准格尔召人一株一株种出来的。

昔日荒秃山,今朝百花园。我们走进占地两万平方米“锦绣塬”复垦区试验田内,只见经济林、农作物、蔬菜、牧草、天然草原等5个示范区的植物生机盎然,有本地的良种,也有外地引进的试验品种,它们交织在一起,争相斗艳。海棠、海红、鸡心果、李子、杏;大豆、高粱、小麦、糜子、荞麦;紫葡萄、白葡萄……“边坡

以及清风轻雨的细腻,在这些万物之性的感染之下,她的叙述也作出了同频共振、心心相通的呼应。

自然是本真的,这与人的现代生活并不矛盾,尽管现代文明的高速发展和现代生活的纷繁复杂,人们依然可以也应该与大自然和美共存。

在安宁的心中,人间处处有大自然,处处都是生态的一部分。在《山河沉醉》一文中,安宁所涉足的几处都是城市,比如重庆,比如呼和浩特。她的用心之处,是把那些被人们忽视的自然万物重新请回到生活中。看起来是做了放大性的描述,其实是把人过于漠视的存在重新拉回视野。这是安宁生态散文创作的过人之处,也是她独特的生活体认与领悟。

《万物相爱》不仅表达了人与自然相生相依之情,也同时在告诉我们,在“相爱”这一行为上,人类需要更多地对大自然付出真心真情,需要做得更

种树、平盘种草、整山整沟、连矿复垦、产业融合”,以及“宜林则林、宜草则草、乔灌草搭配”因地制宜的治理措施,在准格尔召大地上多座煤矿连片复垦区内找到了“多轨合一”的好办法。旗政府专门制订了《准格尔旗绿色矿山建设生态修复(提升)治理二十条措施》,为生态治理提供了制度保障,“工业反哺农业、二产拉一产”已成为人们的共识。

四

来到准格尔召,能强烈地感受到当地人的生态意识,从大地上,言谈间。而再次带给我惊讶的是一些小细节。

走进新近打造的生态旅游园区,可见走廊座椅上的无线两项:充电技术与覆盖全域的无线网络,做到了“零碳智创空间”。开始听到介绍时还有些不信,但小杨让我们把手机直接往走廊的座椅上一放,没用任何充电线,就出现了正在充电的信号,真是想不到的方便。还有,接通互联网,也不需要任何密码,走进这个园区即自动连接了。

还有,在“暖芯屋”充换电站,板上6兆瓦的光伏发电为此提供电力,实现全自动矿卡无人换电。运煤卡车只要来到这里,驾驶员无需下车,货箱也无需升举,便可实现换电。每台电车与油车相比,可节约能耗成本45%,减少370吨的碳排放,既环保又高效。充换电站不仅能满足煤矿日常短距离运输,费用还可以比燃油车节省小一半,从发电到用电完全是零碳排放。

绿起来,还得富起来。准格尔召人打造的风光农牧林项目,实现了“规模化、标准化、现代化、智能化、生态化”,全力推动了当地产业发展和矿区生态修复治理,“清洁能源+乡村振兴”比翼双飞。各村集体经济公司与煤矿通过“租金+分红”的形式,让当地村民这两年收到了土地流转费,享受了利益分红。此外,低保户、65岁以上农户、重病患农户、在外学习的大学生等,还都分别得到了额外的优惠补贴。

八月的阳光,中午时分火辣辣的炙热,但庆幸的是那一排排光伏板正吸纳着能量,转而又将这些能量源源不断地输送到需要的地方。准格尔召,这片曾经以煤炭闻名的大地披上了绿装,正以别样的新姿傲然于北疆。科技为现代农牧业园区注入的活力,化作了精品鲜奶、优质酸奶、高品质蔬菜,一批批高端农产品从这里产出,正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等城市群,并远销内蒙古自治区以外的城市与乡村。

晚间,我们坐在准格尔召的餐桌上,品尝到了新鲜的红沙果,刚采摘的青菜,那杯乳白的饮料,却是一早挤下的羊奶,城市里难得喝到,浓稠而又清爽。那些本真的大自然赐予的食物,让我们更加真切地记住了准格尔召夏天的味道。

作家简介

叶梅,作家,中国散文学会会长,中国国际笔会中心副会长,生态环境部聘任的2020年度生态环境特邀观察员。近年作品有长篇小说《梦西厢——王实甫传》,长篇报告文学《大对接》《安然》,小说集《歌律》《青衣》《玫瑰庄园的七个夜晚》,生态散文集《福道》《江河之间》,文学评论集《后海拾珠》,儿童文学长篇小说《北斗牵着我的手》等。多部作品获奖或翻译成英、法、日、韩、蒙古、阿拉伯、印地语、保加利亚、俄罗斯等文字。其中,《安然》获中国科普作品金奖,散文《叩神农》获人民文学奖年度奖。主编的“全骏马儿童文学精品丛书”获第四届全国推荐百种优秀民族图书以及冰心儿童图书奖。



《万物相爱》

作者:安宁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3年7月

多并做得更好。正如自序中写道:“我为什么如此沉迷于自然的书写,仿佛只有在自然之中,我才能感知到生命的存在?”

生命原本就来自于自然,并始终血脉相连。走进自然,敬畏自然,关爱自然,既是人之感恩,也是我们认识自己的重要途径。

大熊猫国家公园横跨陕川甘三省,跨省而建。近期,我前往陕西省佛坪县凉风垭保护区,亲身体验大熊猫天然繁衍走廊,一条与白云相生、与清风共鸣的绿道。

依然记得,登上保护区瞭望台的那个下午。当我们爬到最高处,漫山的草木在视野里瞬间铺开,郁郁葱葱,蓝天之下,似乎一切在倒退中,显得有些恍惚。一群人的欢笑间歇,突然有虫鸣不约而同地在脚底响起,有领唱的,有跟拍的,有合唱的,有低吟的,有前摇的,有后摆的,沉郁,荡漾,阔大,与清风一同把瞭望台微微摇晃。

护林人说,眼前的这块山地,有一百多只大熊猫出没其中,长江黄河在山的两边,南与北也沿秦岭分界。风很凉快,有淡淡的绿,我深吸了口气,听到内心有声音在撞击,那是一种故事里的青烟过后,跋涉而来的诗神在敲门。

大熊猫国家公园,非常年轻,成立于2021年10月,把之前隶属各省的保护区连成一片,占地约2.7万平方公里,温度常年在20摄氏度以下。由于国家公园的设立,原先分隔的大熊猫局域种群,通过铺设熊猫走廊等形式得以连通,破解了大熊猫近亲繁殖、“通婚”难的问题。

由此辐射保护的动植物资源不计其数,比如川金丝猴、云豹、朱鹮、绿尾虹雉、东方白鹳,以及红豆杉、珙桐等。自然万物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和谐共生,相辅相成,从而形成了一块巨大的“绿肺”,它的呼吸、吐纳,是水,是古老时间的重生,滋润了一方土地一方人。

秦岭国家植物园也是这“绿肺”的组成部分。在这里的标本馆,我看到一张图表:大约一百万年前,大熊猫的生活轨迹曾远至北京、广西、海南等地,遍及我国东部、南部与中部地区,以及越南、泰国等国家,随着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影响,大熊猫活动区域逐渐萎缩至陕、川、甘三省的崇山峻岭深处,成了濒临灭绝的物种。

如今,纸面上的图表,数字,使我难以想象曾经勇猛无匹的“食铁兽”,如何在漫长岁月中,经历过多少风雨雷电与弱肉强食,才演变成了如今呆萌的“食竹娃娃”。

不远处,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里孩子们的阵阵惊叫,将我失神中拉回。跟我们印象中熟悉的黑白形象不同,那里有一只据说是人类饲养的唯一的棕色大熊猫,它踱步到哪儿,孩子们就跑到哪儿,前排目不转睛,后排踮起脚尖。

领队老师说,知道秦岭大熊猫和四川大熊猫有什么区别?孩子们瞪大了眼珠——大熊猫还有不同吗?老师不紧不慢地说,四川的大熊猫头大牙小,看起来更像熊,秦岭的大熊猫头小牙大,而且更丰满,看起来更像猫。这种生动的介绍,使我这种看大熊猫模样都大同小异的外行,也了解了观察大熊猫的细节之处。

喜欢,就会继续认真听下去,一群笑嘻嘻的脸庞跟着话筒在移动。老师又讲到,棕色大熊猫目前只有在秦岭地区才有发现,估计是物种演变过程中发生的变异,但还没有权威解释。

四川宝兴是世界上第一只大熊猫的发现地。据记载,1869年2月,法国人戴维来到宝兴邓池沟天主教堂任第四任神甫。戴维也是个博物学家,到了邓池沟后,他雇佣当地猎人帮助收集动物标本。当年3月,戴维在山中考察时,在当地人家休息,一张挂在墙上的黑白相间的毛皮引起他的注意。这种毛皮在传统博物学资料上从未见过,戴维在日记里兴奋地写道:“这种动物将成为科学上的一个有趣的新发现。”

主人说,这种动物就在山中出没,老乡们有时能撞见。不久,戴维将收集到的两成一幼标本,外加一个头盖骨,运回巴黎展出,一举轰动西方。

然而,大熊猫的发现并没有给其本身带来福音,反而激发了人性的贪婪、血腥一面,一批批国外盗猎者鱼贯而至,仓皇逃窜的大熊猫在刀光剑影与罗网中逐渐销声匿迹。20世纪70年代,第一次野生大熊猫普查时,数据显示全国仅有2459只。

之后的历次普查,更是在1000多只徘徊。直到1989年熊猫被列入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后,才有了明显改观。目前,全国已建立大熊猫自然保护区67处,野生与圈养的大熊猫合计2537只。2021年,国家宣布大熊猫不再是濒危物种,受威胁等级由濒危降为易危。如今的宝兴,被称为“熊猫老家”,全县约有82%的面积被划入大熊猫国家公园。

瓦屋山也是大熊猫国家公园的组成部分,是我们一行的最后一站,可能也是整个公园中最“神秘”的部分。瓦屋山海拔2830米,历史上曾有“迷魂洞”之称。明万历年间开始,曾被明朝代封山达四百多年。近代以来,不断有探险队、调查队等在“迷魂洞”穿越科考时,发现指南针失灵,钟表停摆,有人在原地打转且头晕呕吐等现象,还有人在因迷路误入其中而受尽折磨或冻毙山中,被称为“陆地上的百慕大三



国宝熊猫的寻踪之旅

◆苏忠

角”。

瓦屋山的另一面,是有“神山”“桌山”之称,四周壁立千仞,山顶是一片11平方公里的平台,常年云雾缭绕,瀑布高悬,四季皆有郁郁葱葱,被英国植物学家、探险家威尔逊誉为“云霓之上一个巨大的诺亚方舟”。

这里,也许是人类的险境,却是动植物的天堂,且常年有大熊猫的频繁出没。工作人员带我们上山时,指着山中残存的一些杜鹃花说,如果你们5月来,就会遇见60万亩杜鹃花开的景象,许多还是百年杜鹃,可谓是大自然的“心花怒放”。在眺望台远眺时,天色靛蓝,远山近水层叠铺展在空气中,风穿过内心将沿途燥热一一清凉。

山中的木栈道,顺着云杉、冷杉的缝隙蜿蜒,一路看上去影影绰绰。我问工作人员:“现在还能遇到大熊猫吗?”工作人员回复:“这得看时机,有游客散步时撞见过大熊猫。”

我又问道:“那野生大熊猫攻击人吗?”工作人员告诉我:“只要人不主动招惹,不大声喧哗,一般没事的,倒是有很多大声叫嚷的欢乐故事。”那时我在想,尽管山中的神秘现象有“磁场说”“瘴气说”等,我更愿意相信,有些大自然的自留地,需要人类敬畏与主动回避。

人,终究是自然的一部分,甚至是小小的一个物种。许多人乐于跋山涉水,喜欢在大自然中放松心情,就是因为我们的基因中的自然归属感。在中华文化传统中,山水是我们的信仰,就像星空是人类的律令一样。保护大自然,其实也是保护自己的家园,保护人性中回头的那个岸。

坐在回程的飞机上,我想起在陕西佛坪转车时遇见的一个女孩,说是西安过来的,在植物园大熊猫繁育中心工作,佛坪边的大熊猫是从那边移过来的,今天是它的生日,她做了蛋糕,特意赶过来给它过生日的。那是一个竹子状的生日蛋糕,看起来可爱有趣,她还满心欢喜地展示了手机里的上百张照片,各种角度,远近高低,滔滔不绝……

随着飞机的爬升,在微微颤栗中,我听到内心有声音在回荡,几天的行程见闻压缩成了一段梦境,凉风垭的漫山虫鸣又在耳边响起,有些字眼在脑海里自行行走,我打开手机便签,记下这么几行:

树叶不是不会飞翔,是一页页接着飞

脚底的巨大虫鸣抬高了连绵丘壑那时我站在凉风垭的瞭望台上一边是长江,一边是黄河南与北各自扛起颜色相背而走无数风声穿过梦中腾出的道路携带着呼啸、光芒和心跳吹过我,吹过我,然后永不再见风是万物的灵魂在秦岭,它时常摆脱肉体以群峰为键盘,敲击分行汉字独自建造海拔高处的年轮与叶脉放出冷暖,轻描淡写彼此好在投影里,取下与时间的相视一笑



满卷书香

《万物相爱》:大生态情怀的文学书写

◆陈玉

安宁对生态文学一直葆有旺盛的激情和由衷的敬慕,以持续性的写作寻找生命和精神的安放之所。人与自然的对话与相处,是她不变的创作主题,并在辽阔的视野和心境加持下渐渐向纵深推进。

她新近出版的散文集《万物相爱》,既虔诚地道出了万物相爱的生态观和文学审美取向,更是在大生态之中体味自然之丰富与灵性,考察人的生存与万物的密切关联。尤其是将人类这微弱又强大的生命置于大自然之中,去感悟爱怜情仇和生死悲欢。在呼唤万物平等的同时,强调人的主体性,书写人的生命的坚韧与可能。

在《行走在苍茫的大地上》一文中,她写乌兰浩特的大地与天空,草原与果实时,总有少女在其中若隐若现。而写到姑娘鸟尤黛时,无论是她的日常生活还是劳作,特别是她的爱情,都与草原上的一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散文集同名散文《万物相爱》中,安宁从深情相拥的两棵树写起,写了许多地方的许多树。城市大路边的大白杨,小巷口的金根木、前往阿尔山路两边绵延不绝的森林……不同的树,有着不同的生存环境和生命态势。安宁不仅仅在写树,分明是在借树写人。人是大自然的一分子,人与自然不仅亲切相处,自然更是给予人无尽的馈赠与呵护。

不傲慢,也不矫情,以自己的性灵之心与万物的性灵建立共通共情的联系,安宁细腻地观察和体味着自然之境和生态之情。注视时,目光清澈;描写时,返璞归真。内心自有的灵动和情绪满满的笔墨,让她的文字有自然的质朴,并在质朴之中鲜活诗性。

我们可以轻易地发现,面对不同的凝视对象,安宁讲述的气质也随之变化。大江大河的浩荡,荒漠草原的豪迈,原始森林的神秘,溪水野花的温婉,